



複雜的三角戀

胸懷磊落的王賡在北京時，因公事忙，有時不能陪陸小曼出遊，就邀徐志摩代勞。

起初，徐志摩是出於友情難卻，更多是對陸小曼印象極好，也就樂於充任其代人。但是，人畢竟是有感情的，何況愛好文藝，意趣相投，共同語言一多，談話內容就豐富了。

從王賡調任哈爾濱後，徐志摩和陸小曼接觸機會更多了。劉海粟稱，他最早觀察到兩人的感情發展。一個是使君有婦，一個是羅敷有夫，人言可畏，徐志摩理智上是有愧疚的。所以他於一九二五年避走歐洲。不久，徐志摩突然接到陸小曼病重的電報，他便不顧一切地從歐洲趕返北京。

這一來，兩人更難捨難分了。

後來，套陸小曼自己的話：「他給我的那一片純潔的真情，使我不能不還他整個的從來沒有給過人的愛！」這段複雜的三角關係，後來還是由劉海粟出面擺平，事到如今，王賡最終同意解除婚約，徐陸得償所願。

徐陸結婚之後，陸小曼患了肺病，加上花費慣了，所以兩口子生活十分拮据，經常要靠劉海粟等朋友接濟。徐志摩更是要拚命教書賺錢。徐陸的婚後生活，是黯淡的，並不諳。

郁達夫在回憶文

中曾提到徐陸感情發展到後來，雙方經常吵鬧。陸小曼開支太大，不勝負荷。徐志摩曾苦勸陸小曼北上，省省開支及少與畫家兼醫生翁端午來往（翁已有妻兒），以免惹閒話。

陸小曼並沒有聽進去，郁達夫寫道：「當時陸小曼聽不進勸，大發脾氣，隨手把煙槍往徐志摩臉上擲去。志摩連忙躲開，幸未擊中，金絲眼鏡掉在地上，玻璃碎了。」

徐志摩因此而一度出走。

徐志摩墜機身亡後，對陸小曼打擊極大，從此素服打扮。王映霞寫道：「下午，我換上素色的旗袍，與郁達夫一起去望陸小曼，陸小曼穿一身黑色的喪服，頭上包了一方黑紗，十分疲倦，萬分悲傷地半躺在長沙發上。見到我們，揮揮右手，就算是招呼了，我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，在這場合，說什麼安慰的話都是徒勞的。沉默，一陣長時間的沉默。陸小曼蓬頭散髮，大概連臉都沒有洗，似乎一下老了好幾個年頭。」（《說徐志摩》之五）



■不羈的徐志摩。
(採自徐善曾著：
Chasing The Modern: The Twentieth-Century Life of Poet Xu Zhimo)
作者提供



張家輝豪擲1.31億購名宅

樓市暢旺，再有演藝界名人入市。最新消息，張家輝豪擲1.31億港元購入中半山老牌名廈的高層單位，此乃香港數一數二的屋苑，名人匯聚，住客非富則貴，連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也居於此，很少放盤出售，可說可遇不可求。

張家輝樓換樓，屢有斬獲，愈買愈豪，他甚為低調，不過外界反應非常正面，出奇地好，網民激讚，足見張家輝為各界受落，更有指張家輝是勵志「香港仔」典範。

十年人事幾番新，張家輝在成為藝人前是一名警察，後來加入現已倒閉的亞洲電視當藝員，曾擔任多部劇集主角，也曾拍電影，卻未能大紅大紫，後來加入無綫，拍了多部劇集。直至1998年憑《天地豪情》備受關注，人氣暢旺，邀他來電台做專訪，接觸他真人後，已覺他非池中物。

後獲王晶賞識，憑於《賭俠1999》中飾演「化骨龍」，重回電影圈，大受歡迎。由於他充滿幽默細胞，又具創意，很快便晉身成為喜劇演員，並成為多部喜劇男主角。

在成為笑匠級演員時，他忽然在我的電台節目中宣佈不再接拍喜劇，要轉型當性格演員，他很有決心，很堅定，要向高難度挑戰。由

喜劇演員變身性格演員不容易，首先要「洗底」，令觀眾忘記他是喜劇演員，又要有導演有信心起用他做性格演員，靜止一陣子後，他獲杜琪峯起用為男配角，開始獲機會拍攝多部懸疑、動作和警匪片，深受圈內外人士讚賞，終憑《証人》獲7項影帝殊榮，奠定影帝地位，之後又憑《激戰》再勇奪最佳男主角。

在2009年初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頒予張家輝影帝獎項時，他致謝時把自己比喻為名牌工廠內不起眼的失修機器，沒有人注意，但該獎項就像潤滑油，令他繼續運作……何止繼續運作，更大放異彩。

張家輝一再證明世上沒有懷才不遇這回事。



■張家輝愈買愈豪，最近豪擲1.31億港元購入中半山一個單位。

中醫感冒方

因為不是中醫，通常網友問疾病處理問題，小病可以浸腳、暖敷、貼薑、洋蔥或蒜片或薑片在腳、脊，或用原始點（吃薑、按推、溫敷），但大病一定要找中醫或自然療法。

近期看到梁浩榮醫師把感冒十八良方貼了出來，其中兩款我們自己頗常用，故此純粹想以家用角度分享一下，個人認為只要是初起不適，小柴胡及藿香正氣散的效用均甚為理想。

1) 小柴胡湯：「出自《傷寒論》，由柴胡、黃芩、人參、半夏、生甘草、大棗組成，藥方偏溫，有和解少陽之效。適合感冒處於不好不壞的階段服用，病徵主要表現為惡寒發熱交替出現、胸悶腹脹、食欲不振、心煩作嘔、口苦咽乾、脈弦。本方亦較適合體質較差、脾胃不佳的小兒初患感冒時服用。」

這猶如中醫裡的止瀉丸，我小時候未遇上好中醫時，常常肚痛，無論是西藥還是藥油，都沒有太大的作用。唯獨此散（多製成丸）可以令肚瀉減慢，不會止瀉，但會瀉得較不痛和辛苦。後來才明白吃了不乾淨的東西，是應該讓身體排出來的，而不是停止，而是將其變成有效率的排，否則腸胃會變差。如今無論是暈車、肚痛、作嘔，很多情況是藿香正氣丸都可以處理到。

很多中藥品牌都有出小柴胡沖劑，當然甚少會用人參。中醫朋友曾說現在很少有好的人參，與張仲景寫《傷寒論》時的人參也不同，故應以黨參代替。後來有做中成藥的朋友也說，藥廠多以黨參去製成藥，不知是否真偽。但一般初起感冒，用小柴胡湯不會有亂用清



楊天命

友敵

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」之外，還有許多可能。近日天命對一種人際關係感到好奇，於是看了不少與之有關的文獻或文藝作品，發現當中也與玄學智慧有相通之處。

這種有趣卻又常見的人際關係，被一些心理學家稱為「友敵」（Frenemy），顧名思義，即是「朋友」和「敵人」的結合。

閣下或許會問，若說「曾經是朋友，後來變成敵人」倒是很常見的，但「朋友」和「敵人」的狀態會同時呈現在一個人身上呢？

如果一定要給這種關係定義的話，可以說是「儘管敵對，但表面上仍然表現得友好的一種關係」。除了指朋友之間，甚至還可以指親人、國家之間的關係。

閣下回想自己童年的時候，你最親密的朋友幾乎就只有同班同學。天生樂觀豁達的孩子，從不

在意成績，便能度過快樂童年。然而一些肩膀上被壓了重重期待的「好學生」，看待與自己一起名列前茅的「朋友」時，眼中不免多了幾分戒心和攀比的念頭。

弔詭的是，他們未必是完全的敵人，皆因在眾多學生中，對方最明白同為「好學生」的酸甜苦辣。在對方重重摔倒的時候，自己除了幸災樂禍之外，似乎也有感同身受的憐憫。

看似矛盾卻能共存的關係，其實在中國哲學、玄學智慧中早有啟示。例如，常常有人問天命，「生肖相沖」是否代表兩人互為「剋星」？而天命也曾解釋過，「相沖」有時或許是指對方令你特別「肉緊」（在乎），你很容易因為對方而生氣、難過，甚至咬牙切齒，但這正是因為他在你心目中地位特殊，令你無法以旁觀者心態來看待此人。

其實，許多父母與子女之間，恰恰就是你們想避而遠之的「生肖相沖」的關係！



吳康民

自我批評

整理書房中的舊書報，發現有近七十年前的一本《時代》期刊，出版日期是一九五零年七月一日。

中文的《時代》，是蘇聯背景的中文刊物，也許就是蘇聯為中國讀者準備的時事半月刊。內容着重國際新聞，但不少篇幅是為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宣傳，其作者大部分皆是蘇聯人，只是譯成中文罷了。

但是既然是給中國讀者看的，也不能完全脫離中國的政治生活。因此，翻開內頁，兩版的照片都是介紹中國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，照片裡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人都有了，但也加上當年參加全國政協的女勞動模範趙桂蘭、李秀真、起義將領盧漢（雲南軍政委員會主任）、鄧錫侯（四川起義人士）、劉文輝等人。

接着是兩版介紹蘇聯高加索黑海療養院的綺麗風光，證明蘇聯除了給予普通勞動者免費醫藥治療之外，還「廣泛設立療養院供普通勞動者使用」。

不過這本雜誌所刊的文字，都是長篇大論，缺乏對一般讀者的吸引力。雖然該期的第一篇文章，是轉載蘇聯《文字與生活》的社論，題目叫《關於出版工作的自我批評》，然而這篇轉載文章，仍然佔據兩版，而且內容也可說是「卑之無甚高論」。只說蘇聯的報紙雜誌對於新書的報道和介紹不夠，說重要的報紙很少發表新書的出版消息。

自我批評，應該檢討文字不夠生動活潑，應該檢討內容沒有針對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，應該找些中國作者寫一些適應中國讀者有興趣的文字。

翻開第一頁的目錄，作者都是蘇聯作家，只是轉載了一篇當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所作的報告全文。文章說，蘇聯的書籍，是全世界最進步最真實的書籍，可是這刊首的文字，卻不是能「推廣到廣大人民群眾中去」的文字！

謙卑，使它汲取了泥土最大的養分；感恩，使它開花落，繁衍不絕。山鬚一樣的它們，在飄搖不定的風中，搖曳出一種特有的姿勢，它生長在哪裡，哪裡就蕩起一叢綠浪，現出一片綠茵。它生長在草間，卻又不和草們那樣剛直，有一份豪放還有一份不羈。它嚴肅着，彎曲着，盡量使自己內斂敦厚，辭尊居卑。在它樸實的葉頸下，是如蒜苔開花以後頂端的種子，晶瑩圓潤，且有幾分玉質，組成一粒粒潔白脆弱的根系。

現在正是採集山蒜的時機，這個時候去山野溝壑裡尋找，總能輕易舉地收穫。剝去山蒜的外衣，露出潔白的根莖，將它們泊在水裡，不一會兒水脈就會沿着根莖貫通全株，青葱可人。

山蒜的吃法，是把它們洗淨切段，以細長的肉絲大火炒之，和烹炒肉絲蒜苗有些相似。洗淨的山蒜切成碎沫，裹上雞蛋上鍋翻炒，也是非常不錯的美食方式之一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喜歡用山蒜做成泡菜，再蘸上豆醬捲進煎餅，也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山裡人家並不缺少蔬菜，然而每年春天，還是柳芽萌發之時，熱衷於去山裡挖籠野菜，代替幾頓家常小菜。他們趁野菜不老，有所選擇地翻動，去掉覆蓋在嫩芽上泥土地，掐去頭尾，只要選擇芽尖的精華部分，蘸以蒜泥下酒，也不失一道美味，那上面，依稀沾着原始的清純。或者耐心淘洗、加工、製作，做成一鍋豆沫，使其在燃燒的火與蒸氣之間，煥發出成熟的味道和質感。

他們對這項工作做得非常投入，對土地和野菜充滿虔誠與敬意。他們把這項活動當作一次對季節的紀念，隆重登場，然後在春的最後一個時段悄然轉行，將年復一年的回憶，留給每一個不願意負韶光與美食的人，他們把這樣的回憶，稱作「舌尖上的春天」。



網上圖片



趙鵬飛

小巴司機

我來香港時間不長，時間寬裕了，我就沿着山道，看着風景，吹着海風，走路回公司。倘若時間倉促，我就會選擇搭乘小巴，雖然只需二十多分鐘，一路上的顛簸和急剎，總讓人心驚半天。小巴司機脾氣之火爆，似乎是馳名香港，只要提起來，就會有人笑。好似在說一件人盡皆知，卻又苦惱無比的事。

我遇到了兩回。有個姑娘急匆匆的上車後，才翻包騰袋，左摸右掏，搜尋自己的八達通。此時，車上已是滿座，單等這個最後上車的姑娘，滴卡落座，才好發動車子。姑娘找了1分多鐘，還是沒有找到，不出預料，小巴司機噼里啪啦開始發飆。

你以為你長得靚女，站在車上表演找八達通嗎？你這樣磨磨蹭蹭，你耽誤所有人的時間，你的質素帶出門了嗎？天天出門遇到你這樣的靚女，還要不要開車？還要不要做生意？我寫字一向斯文，惟有把小巴司機的原話，全部都譯成書面語，才覺得勉強能與讀者見面。

大約又過了兩分鐘，姑娘終於找到卡，一言不發滿臉通紅地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。車子即時發動，在彎彎繞的路上又急又快，司機一心二用，又要對付複雜的路況，辱罵小姑娘的嘴

巴一直也未停。

一車人，彷彿都睡着了，車裡異常寂靜。快要到下一個站了，才有人小小聲說「有落」，好像怕惹到小巴司機怒火累及池魚。

第二回是個雨天，到處都濕漉漉的。有個阿婆，剛上車，就滿口「唔該」跟司機叮囑，要在某站某站下車。司機很大聲地說，你說一遍就夠了，我的耳朵又不聰。阿婆仍然笑咪咪

「唔該」個不停。

阿婆叮囑的站到了，司機粗聲粗氣地說，唔該阿婆，快落車。等阿婆千恩萬謝走到了車門口，才發現，自己其實要在下一站下。車外面是滂沱大雨，車裡面是小巴司機，一聲高過一聲地催促。阿婆站在車門口猶豫了幾秒，又臉堆笑，朝司機說，「唔該唔該，我老糊塗了，頭先說錯了站，下一站才落車。唔該哥哥，唔該唔該。」邊說着，她又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下來。

小巴司機嘴上的炸藥立時引爆。

唔該阿婆，自己錯就錯了，說一次就夠了，你囉嗦來囉嗦去，你知道不知道這樣惹人煩？一大把年紀，你第一回坐車？車停了你不下，多走一站腳會走大？搞不清在哪個站下車，就搞清楚了再說……

車裡的人又都好似司空見慣一般，都在靜默裡貌似睡着了。還好，尷尬氣氛持續得不久。唔該阿婆很快在唔該聲中，下了車。

昨日，剛上小巴，我就聽到有個說普通話的哥哥仔，跟小巴司機說，我要在某某地方下，麻煩您到了提醒我，我第一次搭小巴。小巴司機很客氣地用普通話說，你先坐下來，到了我會告訴你。

車裡的人面面相覷，好似看到了太陽從西邊出來。不一會兒，車子開到一個大廈前，忽然停了下來。只見小巴司機笑咪咪地回頭說：後面那個哥哥，你的站到了，請下車，請下車。

說普通話的哥哥仔下車前，特意跟司機說了兩聲謝謝你。小巴司機繼續笑着用普通話說，不用客氣，過馬路注意看紅燈。

車裡的人再一次面面相覷，彷彿太陽又從西邊出來了。

概率對於統計學而言，是可以寫論文。對於人生際遇而言，實在沒有半點值得參考的價值。遇到了，就是百分百，遇不到，就是零。夕陽陽半掩，過此亦無因。飛奔的小巴，呼來嚦去，搭乘哪一趟，錯過哪一輛，於人於己，都只不過是隨機應變。

僅此而已。